

# 我被拉黑了

□司马小萌



我,终于被拉黑了。  
说“终于”,好像有“长舒一口气”的意思。其实拉黑我的这位朋友,相当优秀,跟我也没有过节,只不过每天发来一个诸如《早上好》的问候图,让我多少有些“应接不暇”。

数了数,从去年八月中旬认识,除了清明节等特殊日子,一年中发来的问候图有330个。几乎日日都发,风雨无阻,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更妙的是,问候图不知引自何处,绝无雷同,这需要多强的能力啊!太有心了,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感动一番。

都知道,如果未能及时点开看,微信上就显示出一个红点。对于有“强迫症”的我,红点不消失,心中不踏实,就怕淹没了有效资讯,更怕漏掉了重要信息。所以,消灭红点永远“进行时”。

夸张地描绘一下我的每天:

早起,很忙很忙,忙着消灭“红点”;

中午,很忙很忙,忙着消灭“红点”;

晚上,很忙很忙,忙着消灭“红点”。

实事求是讲,我的微信好友不算多,但也有一千三百左右。而经常发问候图的,不止一两。每天俺需要向上划动手手机多少次,才能找到红点啊。于是,近日一个早晨,我终于狠了狠心,给一个几乎每天都有“红点”的朋

友留了言,录音内容如下:“某某,谢谢你!不过呢,由于我这个微信上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我想,是否不用给我每天发‘早上好’了,要不然我得不断地找找找,消灭这个红点儿。你说呢?谢谢你,特别感谢,非常感谢!”

自以为说了一大堆感谢,已经很诚恳、够温柔了。但发出后又有些后悔:我是第一次如此“不留情面”。碰上大大咧咧的,也许不在乎;而心思细腻的,就难说了。

得,我就碰上这么一位。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但,也许“拉黑”,对拉人者和被拉者,都是一种解脱:对方不必每天不厌其烦地寻找各种图片;更何况微信“群发”很繁琐,一次只能发9位。如此热心之人,我断定,要发的对象绝不止我一个。

好吧,我心甘情愿被拉黑。而我,不必每天忙着消灭红点。大家都舒坦了。

不过,我的朋友,你千万不能生气!生气有碍健康。别让我“于心不忍”。

微信是个好东西,传递、展示、交流,极大方便了人与人的沟通。

汇报一下,我“一对一”发给朋友的微信,通常有三种:一是,晚报摄影学会参与的摄影采风活动。借此向各报头头脑脑汇报情况;二是,我写的散文。一般只发给我认为有文才的朋友,有探讨的意思在内;三是,我的手机

摄影小课堂。与同行切磋切磋,给新入门的科普科普。粗略统计,平均每个月发出9个左右。还好,不多不少。哪位若嫌麻烦,尽管告之,俺不发就是。

表达有多种手法,交流有多种方式。我认为,发自己的东西,比转发别人的,更亲切更实用。当然,逢年过节的问候,不在其列。其实那种应景的,发到朋友圈就好。一次发送,统一问候,多省事啊。

微信是个好东西。如何有效利用,既发挥作用,又不添乱,值得好好研究。

我发现,有的朋友很淡定,从不急于消灭红点;抑或,内定了不看的范围。这属于没有强迫症的。而我等,缺乏这种好心态。一怪爹妈遗传,二怪修行不够,我检讨。不过客观地说,有强迫症的家伙,还为数不少。

我发现,有的朋友很聪明,有时会利用问候图片,回复我发去的帖子,似乎在告之“已读”。或者,隔三岔五回个表情、写几个字。有去有来,礼貌常在。

我又发现一个妙招:把一些经常发帖的朋友“置顶”,这样消灭红点比较方便。不过“置顶”的人太多,也是个问题,比如我,已经“置顶”四百七十多位啦。哈哈!

好吧,再回到“拉黑”的主题。亲爱的朋友,如果哪天用得着我,你再拉回我就是。俺乖乖的,不生气。

## 与花草共舞

□王雪云

阳台上的花开了。

璀璨夺目的太阳花热情奔放,如阳光般灿烂;激情满怀的并蒂莲吹着喇叭迎来了春天;永不凋零的宝石花苍翠中透着刚毅;娇羞柔美的吊兰则把一朵朵红宝石般的花朵点缀在油光发亮的碧叶间……花开时节,我心如花怒放,满是欢喜。

我爱花,不仅是因花之妩媚娇艳,更多的是受了妈妈的影响。记得小时候,妈妈一下班,就直奔院中那篱笆围成的花园,或种、或赏、或管理,虽然从她倦乏的身影感觉到她需要休息,但从她目光触及花的那一刻,我又读出她满身的轻松,疲惫瞬间都融化在花香里。那时,我不知道妈妈有多爱花,只知道花园里有百里之遥的姨妈赠她的君子兰;有当医生的叔叔捎来的竹兰花;有妈妈从花市上买来的菊花、玫瑰;还有特意给邻居家小妹妹种下的小桃红……小桃红花开时,姐妹们的手指甲都红了。花开时,妈妈笑得更甜了。多年后,妈妈当时眯起眼睛深嗅花香的神情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从那时起,我也爱上了花,因为花里像是有妈妈的身影,也有妈妈的味道。

事实上,女人多爱花,优雅女人爱梅花竹菊之高洁;平凡女人爱野花生命之顽强。而我却偏爱自家阳台上的这些普通花,它们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守着那份平凡,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十一年前,我家搬到现在住的楼房,当时,同科室的兄弟姐妹们知道我喜花,便你一盆我一盆地为我带来了十多盆花,放满了整个办公室;也就是那一年,我的单位——一个国营大型二级企业宣告破产。搬家以后,这些花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纪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花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几个春秋。心情灰暗时,思绪低沉,轻抚花草,忧郁沿指尖滑落花间;喜悦时,心与花草共舞,聆听花语,醉心花香;孤独时,睹物思人,别有一番温馨溢心头。这些花,承载了我太多的喜怒哀乐,某种意义上,它们于我来说早已超越了花草的生命,更像是我多年的老友!

养花久了,我对花也有了更深的感情。今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给很久没换土的花换土,那是一盆种植最早的三七。倒出原盆中的土时,我惊讶了,它根须粗壮繁多,盘旋缠绕,取直,半米有



余。难以相信的是,盆里的这点土壤怎能孕育出如此强壮庞大的根系?不禁感叹起三七随遇而安的顽强生命力。我想,若再置于盆内显然不合适,楼下菜园里肥沃的土层才是它最佳的生长地。于是我把它带下去,挖土、浇水,就在我埋好土的那一刻,一股莫名的凄凉和失落感直袭心头。不舍?不忍?此时的三七似一个久养的宠物,又宛如一位朋友。家人皮肤受伤时,它用生命的汁液润抚;蚊叮虫咬时,它义无反顾,舍身帮我们祛痛除痒,就这样离开我身边吗?没容再多想,我快速地拔出已埋在土里的三七,双手捧起它,好似感觉出它有了体温,那暖流似温泉般沿手臂直沁

心底。我又把它带回了家,换了大盆,那一夜,我睡得好安稳!

几年过去,我也拥有了合适的工作,花儿也越长越多,越来越壮,不断地被分盆移植,从阳台走向地面花园,又从花园走亲串友落户朋友家,如今又深深扎根在单位的花坛里,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所在之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嗅到它的芳香。

眼波轻柔地掠过花盆,轻触花枝,嗅缕缕花香,思绪轻扬。眼前这一盆盆普普通通的花,不正如身边一个个平凡的人吗?不离不弃,相伴左右,静静地绽放在属于自己的空间!拉开窗帘,一股暖流迎面吹来,思绪伴着花香弥漫在微风中……

### 征稿启事

生活中需要快乐,更需要发现快乐的“眼睛”。在生活中,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即日起,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来稿要求: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行文要轻松活泼,突出真实性、趣味性和本土特色。作品体裁应为散文、随笔,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

投稿邮箱:mdwb09@sina.com,请注明“乐生活”。

本报编辑部